

## 家有囍事

昨晚，二姊陪我去聽魚丁糸的演唱會。

「時間過好快喔……。」

我顫抖著肩膀隨著《頻率》的樂曲感慨。蘇打綠的第一張專輯實在聽得太熟、太熟了；青峰的每一個轉音、呼吸，早已深深地記在腦海，沒想到隔了多年，再唱，他的聲音仍然一模一樣。

十八歲那一年，這一個世界還沒有蘇打綠。每日清晨我都得早起幫忙家裡賣水果，沒有音樂，日復一日地睡眠不足、疲憊、頭疼。

離家前一天早晨，我一如既往無精打采地在二樓房間裡以最快的速度刷牙洗臉，父親在一樓地客廳一遍又一遍地大喊著：「阿達！」

在這個家住了十八年來，我著實想不到他除了要我跑腿、買報紙、送貨、和那一頓沒來由地竹筍炒肉絲伺候之外，還能有什麼使他這般呼喚我名字的理由。

我假裝聽不見，他越喊越大聲。

「阿達—阿—」

俄而間，一陣急促地腳步聲從樓梯間傳來，父親拿著藤條衝上樓，一把抓住勒住我的領口，毫無保留地將我往死裡打。

「咻—咻—咻」手起藤落，「恁爸咧叫你袂曉應是毋是？」

打完了，他痛快了，將藤條甩到一邊，輕鬆地走回一樓。

屈辱、憤怒、恨，我將這一切飛快地裝進行李箱，不明白自己為何要承受這一切。媽媽悄悄地躲在門外聽我房裡的動靜，反常地沒有勸我和爸爸道歉，默默地撥通在台北上班大姊的電話，請她來載我。

「媽媽再匯錢給你。」

砰一聲將車門關上，父親那令人煩躁地打呼聲蓋過大姊二手車發動的聲音；

我大大地鬆一口氣。

「瑄瑄在準備國考不要吵她。」我躡手躡腳地走進大姊和二姊於台北一同承租的小套房，二姊自己一間，我和大姊共睡一間。

「知道啦！」我用氣音回覆大姊的叮嚀。

從小到大，古板的父親最疼愛的不是我這個家裡唯一的兒子，而是讀彰化女中的二姊。

二姊總是不說話，靜靜地看書。每年夏天晚上，父親從夜市買回來的冰綠豆湯，只會出現在二姊的書桌上，而二姊總會趁著父媽媽入睡後，輕輕地放進冰箱，讓那一碗沁涼陰差陽錯地溜進我的胃裡。

「又被打啦。」大姊一邊幫我收拾行李一邊笑道著。

「如果不是我以前每天晚上都被爸爸打，你高中交男朋友的事早就被發現了好嗎。」我無奈地自嘲。

「真奇怪，別人家不是都最疼小兒子嗎？為什麼就我們家不一樣？那麼不喜歡兒子，當初幹麻要媽媽年紀那麼大了還拼命生兒子？」粗心傻氣的大姊不懂，膽小懦弱的我不敢說，只能愣愣地回答：「我明天就會去找打工。」

一個暑假打工的薪水剛好夠付我一年的宿舍費。十七年前，上大學前的暑假，我在一家名為海邊的卡夫卡的咖啡廳打工，這間店的老闆是獨立樂團「一九七六」的主唱阿凱，我最喜歡聽他唱《愛的鼓勵》。在那電視、金曲獎只播放與肯定熱門流行音樂的年代，聽團，好似一種「巷子內」的事情；THE WALL、女巫店、河岸留言，若沒有人引你入門，便只能被困在一座只有蔡依林、周杰倫、王力宏的小島；大學開學前夕，成日悶在房間裡準備律師執照考試的二姊送給我陳珊妮和黃小楨的專輯當作入學禮物。明白二姊不太會說話，不會像大姊一樣對生活的細節嘰嘰喳喳，總是頭低低的，看似將視線埋進《刑法總則》的密密麻麻裡，實則將貼心與關懷蜿蜒的放進我的手心；我伸出雙手恭敬地接過專輯，一轉身，開始了熱血地在台下高聲呼喊、搖擺身體甚至是崩潰大哭的聽團時光。

大學的第一年跨年，在海邊的卡夫卡度過。傍晚六點，洗完最後一個杯子，脫下圍裙，便一頭栽進「一九七六」的世界。五音不全地跟著阿凱唱《摩登少年》，心臟隨著氣氛的高漲而慢慢變大，我願意為了歌裡的這一小節，接納這一直以來對自己不公平世界。好舒壓呀！演唱結束後，我在同事的推擠下，厚著臉皮找阿凱合照，以最浮誇的姿勢，企圖想讓台上的團員們記住台下的自己。

「鈴—鈴—」刺耳的手機鈴聲剝奪了我難得能和樂團團員們說兩句話的機會。

「弟你在哪裡？」

隔著螢幕，卻能從耳邊感受到大姊緊張的鼻息。

大姊因為平日工作繁忙，因此即便是跨年夜也需早早就寢，而二姊正準備著重考第三次的律師證照。

關於二姊的第三次重考，全家人都很有默契地閉口不談，就連平日裡一毛不拔地父親，也曲曲折折地讓媽媽轉告大姊再提醒二姊，如果覺得讀得很累就回家，休息一年再考也沒關係，還是要補習爸爸也願意幫忙出學費……。

小心翼翼地，大姊和父母都小心翼翼地。

我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當全家人越小心翼翼地，彼此頭頂佈滿的霧水便越多。

雖說國家考試本就艱難，但是我們不明白，為什麼全鎮學歷最高、成績最好、法律系前三名畢業的二姊，怎麼會重考三次都考不上。

家人們心疼，卻不敢安慰；我數次邀請二姊讀書累了來我們店裡聽團放鬆，她依

然笑而不答。

「弟你快點回來。」

我穿過擁擠的捷運車廂，跑過如海浪般兇猛的人潮，用力地打開大姊家的門鎖。一開門，大姊手足無措地看著我，吱吱吾吾地說：

「瑄瑄剛剛打電話給我。」

「她不是睡在你隔壁房間嗎？為什麼要打給你？」

「她說她的房間有……鬼。她很害怕，躺在床上不敢動，要我把她從床上拉起來……」我立刻朝二姊的房間走想一探究竟，大姊卻一把拉住我，繼續魂不守舍地描述方才的場景。

「我衝過去打開房門，結果我看到……瑄瑄把厚厚的羊毛被整件拆開，裡頭的棉絮背她一把一把地拿出來，撕成一片片，蓋在自己身上。」

「平躺著，身上蓋滿白色的羽毛。」

「她一直說她房間裡有鬼啦，說要立刻搬出去，永遠都不要再回去那一間房間。」我安撫著大姊叫她不要怕。

深吸一口氣，推開二姊的房門。

刑法、憲法、民法、講義、筆記，被一本一本地疊好，用繩索緊緊綁住。

二姊果真蹲在地上收拾東西。

滿床滿地的棉絮飛舞得令我直打噴嚏。

「哈啾！」

「快過來幫二姊整理，二姊明天就要搬出去。」

「你要搬去哪裡？」

大姊嚇得打電話給媽媽，說妹妹看到鬼了怎麼辦。

我還來不及制止大姊不要打電話，便聽到電話另一頭地爸爸大聲的說，明天要立刻開車來把二姊接回家。

隔日，我與大姊合力將一疊又一疊的書塞進爸爸的發財車上。

我沒有走向前和坐在駕駛座的父親說話，因為誰也不能算出，在父親固執地腦袋裡，是否曾閃過一絲二姊今天會變成這樣都是我害得念頭，進而暴走下車，將我在路邊揍一頓的機率。

二姊走後，大姊搬離了原先的住處，改租單人套房。

擔心大姊經歷了二姊事件後，深夜一個人時會胡思亂想，因此常在週末時搭公車再轉捷運，舟車勞頓地去大姊的套房陪她吃晚餐。

「ㄟ，啊你馬快點交男朋友，高中時不是很會交，怎麼反而快三十歲了變自己一個人。」

「ㄟ，我這個單身可是單身的很有價值的。」大姊帶著醉意口齒不清地說道：

「弟，姊姊告訴你，選男朋友呢，一定要睜大眼睛。不要覺得寂寞，覺得無聊，

想要有人陪，就隨便找根本不會讓自己心動的對象談戀愛，知不知道！」

大姊於言談裡不精確的用詞讓我全身起雞皮疙瘩。

「而且男朋友一定要帥喔。」大姊似笑非笑的撂下這句。

國小三年級時，爸爸媽媽疲於工作，與我年紀差距甚多地姊姊們忙於學業；因此，每週只上半天課的星期三成為了我最喜歡的一天。

和大部分的同學們一樣，我沉迷於電視卡通，尤其喜歡美少女戰士。

家裡沒有人，尖叫、旋轉、變身，搭配腦海中虛構的劇情，自己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客廳玩得不亦樂乎。

那年段考，媽媽向我許下一個承諾：

「如果這次像二姊一樣考第一名，媽媽就買一個禮物給你，隨便你選喔。」

「那我要一件美少女戰士的 T-shirt！」我興奮地大喊。

「先考到第一名再說。」

國小三年級的期末考，是我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考第一名。媽媽信守承諾地買了一件印有美少女戰士圖案的短袖上衣給我，我興奮地立刻穿上它跳起舞、轉圈圈，一整天都穿在身上，穿到.....父親結束沉重的工作回家。

「你穿這是啥物？」父親目露兇光地說。

「媽媽買給我的。」

「你過來。」父親指著媽媽的臉。

媽媽放下鏟子走到父親面前。

「你先上去房間寫作業。」媽媽拍拍我的頭

我重重地蹬著地板，製造響亮地腳步聲，假裝已經走到樓上了，實則躲在樓梯間偷聽父母間的談話。

「你哪會買這款衫予伊？不男不女，穿出去見笑。」

「你哪會按呢教团仔？你到底佇咧想啥？給人見笑？」

當聽到父親強迫媽媽明天拿去退貨時，我生氣地奔下樓，此時身上仍然穿著那件美少女戰士的衣服。

「為什麼要退，為什麼要退，這是我考前第一名換來的。」

「不能退，你不能一」

「啪！」一聲清脆響亮的耳光降落在左臉頰，這是父親第一次打我。

父親強硬地將衣服從我幼小的身軀上脫下，撕成兩半，扔進垃圾桶。

我光著膀子，顫抖著身體，感覺好冷。

大學四年期間，我只有回去彰化兩次。

我讀大一時，二姊已經歷經了三次重考。

隔年，她又再考一次，再再再再次，以那臨門一腳的成績，落榜。

聽大姊轉述媽媽的形容，第四次落榜後，二姊將自己關在房間裡長達一個星期，在那之後，無論媽媽怎麼呼喚二姊吃飯、陪自己去市場買菜，二姊就是充耳不聞。父親強硬的要二姊去廟裡收驚，身為高知識分子的二姊竟也毫無反抗，便這樣隨著父親跑了一間又一間的地方廟宇，喝了一碗又一碗的符水。二姊的面容越喝越像那灰燼的顏色。

大學後第一次回家，我和媽媽約在巷口的麵線店重逢。

雖然媽媽口口聲聲地說這一兩年來父親的脾氣收斂了很多，但我無法保證，我的存在會不會就是父親的怒火的柴薪。

「二姊好像變了一個人。」

「她每天都只穿她櫃子裡那兩件洋裝，除了出來吃飯、喝水、洗澡，我都不知道她整天在房間裡做什麼。」

「爸爸也跟我說啦，說不要她去工作，就在家裡好好養病。」

「可是怎麼好像越來越嚴重呀.....我上禮拜發現，她平常都沒穿內衣內褲耶，說這樣比較舒服，真的好奇怪，怎麼會變成這樣.....。」

小時候成長的陰影讓我進不了家門，長大後現實的殘酷另二姊出不了房門，縱使我有麼麼想見她一面。

我將蘇打綠的第一張專輯遞給媽媽，麻煩她幫我轉交至二姊手上。

初來台北那年，也是二姊離開台北那年，台灣的獨立樂團如雨後春筍般地快速地成長；對流行音樂的接觸範圍還侷限著的我，從未聽過蘇打綠。

直到幫忙二姊搬家的那一天，在她筆記本的最後一頁，翻到了抄滿密密麻麻《頻率》的歌詞。當時我不知道這首歌的歌名，只是快速地將筆記本上的幾句歌詞背下，到打工的地方念給「聽團」已久的資深前輩們聽，才終於欣賞到這整首歌曲的完整面容。

在車水馬龍毫無節奏感的都市裡，尋找和二姊相同的頻率，這，是我開始追隨蘇打綠的緣始。

大學後第二次回家，是畢業前夕。

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高但還算有興趣的工作，負責幫電視節目撰寫腳本。

大姊臨盆在即。

每個週末和大姊小聚時，看著姊夫溫柔細心呵護的模樣，說真的，還真有點羨慕。

那天，姊夫開車載我和大腹便便的大姊回彰化。

想著大姊臨盆在即，父親應該會收斂脾氣，我鼓起勇氣，踏進這既陌生又熟悉的，家。終於回家了。

「二姊呢？」這是我一進門開口說得地一句話。

「載上班啦！」

「上班！」我與大姊一口同聲地驚呼。



「妹開始上班啦?」

「在附近的市立圖書館當約聘。」

「說明年會去考普考，看可不可以被分發到家裡附近的區公所。」

「沒考到也沒關係啦，我沒有給他壓力。」

在一旁沉默多時的父親趕忙地補充說到，使我不禁打從心底笑了出來。

這四年，隨著我離家、二姊回家、大姊結婚生子，父親長年累月深鎖的眉頭緩緩地打開，我看見他期待著金孫降臨時那憨憨地笑。我想像，當他自己小兒子出生的那一個晚上，父親應該也有開心的笑吧。

「啊—好痛—」

當我在廚房裡幫媽媽準備晚餐時，客廳傳來大姊的痛苦呼喊。

「啊羊水破了!」

二姊一下班便趕往醫院，那一夜，全家人在大姊的產房外團圓。姊夫在產房裡陪著大姊，我們坐在產房外，媽媽每隔五分鐘便起身來回踱步，父親焦躁地詢問每一位經過的護士到底還要多久，我咬著手指坐在醫院綠色的椅子上，二姊輕輕地靠近我，以她一貫細嫩地聲音說：

「不要緊張。」

「生了，生了。」

姊夫興奮地走出產房，向岳父岳母報告。

「是兒子。」

「是兒子。」父親隨著姊夫的話又附頌一次。

我看見他微微地低下頭，癟嘴，努力地克制嘴角快要揚起的笑意。

「平安就好。」父親欣慰地拍拍姊夫的背。

「對啊，我只希望他能健康快樂就好。」姊夫一邊說著一邊以衣袖拭去眼角掉落地眼淚。

我走向前，笑著用手指著姊夫。

「你說的喔，你不能忘記你說的喔，你只希望他健康快樂就好。」

健康快樂，就好。